

薄幢小品

漢書門		二八二	九二〇	二〇册
類		號	函架	

內閣文庫		二八二	九二〇	三〇七函
漢書		號	册架	

31

內閣文庫		漢	2820
番號	冊數	20 ( 14 )	
函號		307 234	

廿之一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惶小品目錄卷之二十

關雲長 四則

岳武穆 四則

文文山 五則

文陸二事 三則

于少保 七則

責備

海忠介實際

死水供立

忠魂助戰

江濤得完

魏公有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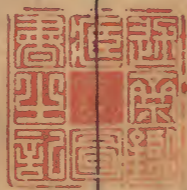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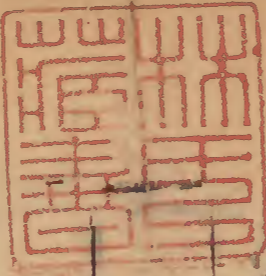
袁氏全家死難

孝童

代父飲醜

青天歌歎

船灰塗頸



Vertical text on the left edge of the page, partially obscured.

禱泉灌田

和盜詩

梅高報母

未盡之祿

見星斗

孝憤

萬里尋親

廬墓

工人孝義

節婦給粟養子

二沈妻

媵奴死節

節婦湧江

母喪不嫁

大饑甘餓

伏毒食醋

守節自信

節婦膽識

求見不得

芝竹

三屍繞門

雙烈

愍貞哀感

丐婦投橋

義門

義友

義姻

義僕

書僕書傭

僕惜字紙

書業普謝

謝辭字錄

義四

義謝

義四

義文

義貞來謝

五穀對辭

三賢謝

雙照

水

芝

湧幢小品卷之二十

湖上朱國禎輯

關雲長

自古忠義雄勇士不得志冤死兵死者何限獨雲  
 長之神最靈最久思之不得其解姑妄揣之聖人  
 繼天立極每每神道設教聖人不生則神自設教  
 雲長必明神轉世姑托此幻軀著姓名結兄弟馳  
 騁干戈擾攘之場聳動人耳目著之史冊中俄然  
 兵解以去而神乃愈烈要知氣運薄故寥寥二千

年間聖人不生生亦扼于有位于是有神焉出沒  
隱見其間以待聖人之生以補聖化之所不足我  
太祖則大聖人出世矣猶謂佛教暗助王化而俗傳  
雲長爲伽藍神理誠有之不可得而擬議也

三國志雲長諡曰壯繆想其義謂壯于出兵繆于  
料敵云耳衆以穆穆之義解之夫以穆爲褒詞耶  
不足重以繆爲貶詞耶不足輕大抵英雄不能違  
時時命大繆則雲長取曹仁而不足且有陸遜擬  
其後時命大順則石勒取王浚而有餘孫緯以勁  
兵邀極罷不能得之掌股間也

山西鹽池在解州雲長所產處也相傳黃帝執蚩  
尤于中冀戮之肢體身首異處而各其地曰解其  
血化爲鹵遂成池宋崇寧中池水數潰張靜虛攝  
雲長之神治之池鹽如故雲長見像于廷于是加  
封拓祠祠最偉神亦最靈池長百二十里濶七里  
周垣守之每大雨輒能敗鹽必禱于神而止蚩尤  
以其血爲萬世利而雲長周旋永此利源同于煮  
海奇矣奇矣

蹇理庵達嚴事雲長每事必告居皖夢侯語之爲  
我公祖已守平陽解在部中後起總督薊遼稅璫  
高淮張甚禱更力陰得濟其請內帑亦然累世信  
卜叩之奇驗嘗與聯和至百韻後爲一小令來贈  
末云再揮戈薊北重整舊江山果驗

岳武穆

安陸州故有岳武穆祠爲十八景之一 世宗龍  
飛升州爲承天府營造宮殿祠遂湮廢萬曆中守  
備杜正茂創于城西闢土下有積石甚多取爲周

垣之用恰相當最後得一石碑出而洗之光澤可  
照遠望之中有人影甚多其一奇偉豐腴簇擁而  
過如此經日衆歡呼以爲武穆露形也入夜役卒  
守之見一偉丈夫躍出騎白馬冉冉乘雲而上從  
者數百遙見天門開一人袞冕迓之而入守者驚  
伏不敢出聲比明碑上題一詩云北伐隨明主南  
征拜上公黃龍已盡醉長侍大明宮俄震雷大雨  
洗去一秀士錄之余官南雍其人入監出以示余  
味之則武穆已轉世爲英國酬此願矣大約明神

再生必有奇蹟終以兵解故英國卒終于土木客  
有言英國面白而肥與魏公徐鵬舉相類徐之生  
夢武穆到家云當受汝家供養則武穆在我朝殆  
再轉世矣

岳王墓木皆南向同知馬偉取檜析幹爲二植墓  
前名分屍檜正德八年都指揮李隆範銅爲檜檜  
妻王氏万俟卨三像反接跪墓前萬曆中兵使者  
范涑增張俊像撫臣王汝訓沉張俊王氏兩像于  
湖移秦万二像跪祠前

余葬先君子于臯亭山之麓其山故元伯顏取宋  
屯兵之處也步村中一蒙師唐姓者年八十餘自  
言其家駐此六世矣大王父猶及見宋末事方伯  
顏兵至下屯其夕月明忽大風雷震電伯顏知有  
異起立帳外勒兵防變見四山旌旗閃爍皆作精  
忠字面伯顏曰是矣此岳公護本國現靈異也亟  
宰牲爲文致祭曰王繫心本朝此是大忠大義敢  
不仰體但氣數如此王雖有心不能違天若旦日  
宋以三千人來戰卽歛兵北歸如只力竭講和亦

不能含囊中物而爲口舌所動也祭訖風雷皆止  
明日天皎潔如故宋無一兵且納款伯顏入城又  
親詣王廟致祭宋遂以亾余聞其言灑然有異方  
往來此中將尋歸骨處伴先君子因欲買地立廟  
合雲長公祀之題曰關岳廟而老廢未能也  
武穆七世孫仲明洪武初自固始徙于汴少負清  
節隱居不仕廬墓九年 朝廷三召不起賜號純  
孝先生所著有遺安集

文文山

文丞相夢至天庭坐不考之罪於戲忠孝不兩全  
已豫兆之矣

丞相嗜象奕以其危險制勝奇絕者命名自玉屑  
金鼎至單騎見虜爲四十局玉屑蓋公所居之山  
也吉州泰和縣贛江濱黃土潭有神物棲其間歲  
亢旱民禱輒應公生潭沙清淺公歿潭近居民夢  
神歸騶從甚盛乃公也自是潭深墨如舊兩任贛  
州提刑江水汎溢勤王召募溢尤日甚又暑月喜  
溪浴與奕者周子善于水面以意爲枰行奕決勝



負愈久愈樂忘日早莫或取酒炙就飲啖荆南草  
竊成油亦類此蓋神有正有恠自不同也  
丞相兵敗于吉之空坑有石大如數間屋忽然自  
山頂落當路徑元兵望而大驚稍却公乃得脫去  
鄒鳳等以餘兵拒戰死傷塗地今宋史丞相傳云  
空坑之戰得趙孟滌給元兵以免蓋史作于元之  
盛時極誣陋至云丞相求爲黃冠欺妄尤甚同時  
仗義效力者蕭文琬父子梁克中尤最俱遺漏不  
書而全子仁驕淫不事事無智略死爲人所逼乃  
反立傳史家之謬如此

趙孟僴宋之宗室年十七及胄舉文天祥辟爲參  
謀天祥北去居吳依親友以居越十年爲道士名  
道淵居松江北道堂又五年爲僧名順昌因自號  
三教遺逸改道堂爲本一庵臨終手辭以訣有曰  
文山之客千古忠貞

丞相若不市死便非事體便無收拾此正天之所  
以成人美也于少保更賴得一刀乃知左右之贊  
與徐石不殺于謙今日無名之語爲有功

黃冠歸故鄉是何意實欲出來舉兵復宋蓋寧敗  
寧多殺人而此志不肯息也留夢炎之言已觀其  
深矣

文陸二事

福唐劉汝鈞貽書括蒼吳思齊子善論文丞相事  
初自江西起兵時崎嶇山谷購募義徒畊氓洞丁  
造轅門請甲仗不啻數萬而尹玉實爲驍將大衣  
冠指搗衆皆詣闕感泣求效死已而嘗國二揆交  
沮用兵師無宣諭卒無犒賞盤桓月餘僅令守姑

蘇一路張彥提重兵居毘陵且有叛志尹玉竟以  
絕太湖吊橋首尾不救而溺死未幾獨松告急朝  
廷四詔政府六書趣援根本一日一夜倉皇就道  
及至行都而獨松隨以破陷復令駐兵餘杭守餘  
杭守獨松朝議不一衆心離散會有尹京之命餘  
慶遽奪其印不予漢輔遁德剛遁北軍入城與權  
陳宜中又絕江道乃卽日拜樞使又拜首揆補宜  
中處且令往軍前講解毅然請行及被囚以北中  
道奔迸收集亾散無兵無糧天下大勢去矣正閏

交馳真偽更作是不一姓當世之爲大臣元老者  
視易姓如閱傳郵況當滄海橫流之際而彼乃以  
異姓未深得朝廷事權欲隻手障之至死不屈微  
箕二子且有愧色于宗國矣其書大略如此又淮  
陰龔開所作文陸二丞相傳云方唐末五代之季  
藩鎮跋扈武臣驕矜君臣父子之義不明而土地  
甲兵之強類無不欲黃屋左纛自爲者先宋知其  
然一旦踐太位卽罷諸節度兵符遽用儒臣爲通  
判其權雖分其勢遂弱石晉所割境土終不能德

迫乎宣和衰亂北兵南下急若建瓴曾不得乘一  
障設一候而遂至奔亾不守後宋再造東南區區  
山湖之間內政不修惟恃夫江淮爲外藩久之且  
南北夾攻而沛蔡之藩籬自撤荆襄受圍鄂渚交  
警巴蜀侵陷廣西之烽燧亦不絕此其國勢垂盡  
受兵處多殆如囊中探丸圍中逐鹿無復有潛藏  
隱伏地矣所可幸者天下學士大夫二三百年祖  
宗培養作成之澤薰蒸者久忠臣義子或死節或  
死事益無媿焉卒之文國瑞陸秀夫前後死國精

忠激烈誠有在于天地而不在于古今者於戲吳  
晉陳隋之變豈復有一人若是哉龔開者字聖子  
少嘗與秀夫同居廣陵幕府及世已改多往來京  
師家益貧故人賓客候問日至立則沮洳坐無几  
席一子名浚每俯伏榻上就其背按紙作唐馬圖  
風駿鬃鬣鬻蘭筋備盡諸態一持出人輒以數  
十金易得之藉是故不飢然竟無所求于人而死  
志節既峻儀觀甚偉文章議論甚高古殆亦不愧  
秀夫者

蘇山舊有石勒云元大將張弘範滅宋于此嘉靖  
京督學陳璘磨去之改曰宋少帝及其臣陸秀夫  
趙國于此并築文丞相正氣歌立碑于五坡嶺吾  
友心海有詩云崖無滅宋字濤有撼胡聲壇字  
山背荒宅平江與入官參政嚴分宜惡之嗾其黨  
楊以誠劾退之居林下四十年卒年八十有七子  
孫蕃盛一說作林泮泮閩人官尚書匾字用孺高  
明人官中允

張世傑已溺於諸軍棺斂焚屍島上其中膽天如

斗更焚不化衆皆號慟須臾雲中見金甲神人大  
聲曰太上以我驅馳關係不小以多方措置恢復  
矣由是軍心皆不移葬之香山之赤坎村陸秀夫  
統以詩曰曾聞海上鐵斗膽猶見雲中金甲神蓋  
說郭之說如此然崖山之敗秀夫負祥興帝入海  
世傑如事不濟盡舟先去行政其欲再立趙氏後  
遇楊太后告之故太后大憚歿世傑葬之海濱欲  
投占城颶風溺死則在秀夫赴海之後矣二說再  
詳然謂世傑葬陽江之赤坎村則陽江無此村陳  
白沙因陽江令何昌之說封墓立祠作心賀卷贈  
之蓋誑白沙也君子可欺以方信矣

于少保

于肅愍改諡忠肅撫臣傅孟春題請大宗伯于文  
定公慎行題易乃萬曆十八年事而其說則發于  
王鳳洲至吾兄鳳翔入臺題褒忠功於是于之後  
以杭州右衛指揮改錦衣其孫卽陞都督功臣者  
胡總督宗憲也得世襲衛指揮

傅公疏未入少宗伯黃公鳳翔夢一偉男子持書

來有空山孤魂之句覺而心惡之詰晨接傳疏乃  
知于公生氣凜凜猶存

我朝虜叩京城大掠者二巳巳之變于忠肅以大  
司馬即爲總督帥石亨等禦城外有請即從不必  
覆奏軍中諸將受成絕無牽制故能力戰却虜有  
建言者請重將權 景皇批答曰于謙總督即將  
權也其專任如此庚戌之變丁大司馬坐于內惟  
怯無謀楊少司馬赴于外權非獨擅仇將軍以勁  
兵要功不敢戰又不受節制而嚴少師又陰持于  
內雖有韓白無如之何矣

巳巳之變闢遷都主固守人猶能之惟人心搖動  
極危險只一二月間聚兵教戰陣城外者已二十  
二萬則守城與各處把截之人又豈下數十萬分  
布經略齊力奮擊此其才真所謂多多益善者却  
虜後陳循撓于內羅通闢于傍處之泰如二人亦  
心服不敢動其氣象何如羅之才不減忠肅然復  
辟之舉史云自陳曾與密謀不報一云石亨來邀  
不從要之忠肅之禍循亦謫戍則羅非曹石之黨

明甚而多此一疏遂添蛇足

南城 東朝之事誠不能爲忠肅解然 景皇剛決

雄猜固不肯遣使忠肅和顏進曰羣臣之請亦借

以紓邊患耳 帝始曰從汝從汝朋友相處要識

性避其所短况君臣之間又如此性格乎阮浪之

獄得上侵沂邸之養得近 太后焉知非公委

曲調停以至此柔事 景皇如擾龍馴虎中間備

極苦心啞子吞黃連自知不可告人者故西市之

變 皇太后驚惋 英皇自追悔曰好箇子識

憲皇旣立昭雪贈諡夫以 二聖英明不以爲怨而

更以爲德孜孜不怠則其始終心事與默運之功

鑒在帝心久矣公旣不言外人又不知 二聖更

難發明一腔熱血灑地知之者其天平後人責備

更又何惜

當時君臣相信可謂至矣然薦一徐有貞爲祭酒

不可得至叩頭謝罪而謂黃竑邪說可以力阻乎

辭免宮傳心良苦矣

于墳祈夢靈異人人能言聞太倉相公以子病往

祈忠肅見夢曰公是當朝宰相奈何問我太倉曰  
非爲朝事余一生清苦認真不作虧心事而見病  
如此是何罪業忠肅曰公記得吝一單名帖失活  
二十七人之命否太倉默然醒來終自狐疑蓋海  
商漂至巡兵執以爲盜衆皆憐之請于太倉往解  
不應又請一單名帖投兵道終不聽一舟二十七  
人不勝拷皆死太倉矜名節于此守之最堅故雖  
知其寃終不爲救然力可爲而不爲則神固已存  
案作罪過矣

責備

責顏魯公者以不從方鎮之議以不能高飛遠舉  
避禍爲先責岳武穆者以金牌還師以樞密請還  
兵柄責于忠肅者以南宮之錮東朝之易責  
蘇武者以胡中生子責方孝孺者以全身遠害責  
許衡者以仕元責文信國者以黃冠歸故鄉責秋  
梁公者以失身女主此等事存而勿論可也  
蘇子卿娶胡婦生子是天之哀忠臣而不絕其後  
也不然安國死子卿爲餒鬼矣



張南軒責諸葛瞻不能力諫去黃皓又不能奉身而退冀王一悟兵敗身死僅賢于賣國者嗟嗟賢者乃爲此言

海忠介實際

海忠介在係自分必死人亦無以更生期之者世廟賓天外廷未知頗有密詢得者提牢主事知狀夜設盛饌款之忠介飽啖飲酒渝常度主事曰先生今日何歡之甚對曰欲作飽死鬼耳故事明日西市前夕必與酒飯一頓海自分伸頸無疑主事

告曰莫悞莫悞 宮車云云先生旦夕出此門進用耳公問曰果否曰果矣卽大慟投體肴酒盡嘔出狼藉滿地絕而復甦扶歸禁處哭終夜不輟又明日成服衰麻徒跣呼天若喪考妣噫到此然後知公真忠一片心腸有貫徹千古者人須於此處勘得忠臣心事方有實際忠臣亦必有此心事方垂千古其他居官之勁正清苦又其餘事也忠介父翰爲秀才母謝氏年二十七而寡忠介僅四歲家貧謝矢志教育有戲謔必嚴詞正色誨之

忠介卒爲名臣謝例應旌表忌忠介者竟沮止之  
忠介終亦不自請也

死水拱立

高宗南渡有盧臣忠者字信臣黟縣人侍行上驟  
欲用之命相者視之曰有膺無背官止此矣後扈  
蹕至建康虜騎迫溺水中後數日上求臣忠所在  
左右記其處以對使沒取之拱立如生賜水銀以  
歛贈諫議大夫與兩子官

忠魂助戰

逆亮南侵有統制魏俊王方死于瓜州之戰我  
太宗渡江見夢助戰立廟府城祀之嗟乎異代忠臣  
能識天命如此

江濤得完

顧圭上虞人少負奇氣方國珍來寇集鄉兵與戰  
曹娥江敗死里人瘞尸于江岸其塚爲風濤蕩折  
而塚獨完越七月其孤謀反葬啓視面如生次日  
其地盡爲江矣

魏公有孫

韓魏公之孫浩知濰州金人來寇力戰死之此史所未載

袁氏全家死難

袁柳莊之父號菊村其先有袁天與者以進士死德祐之難全家俱覆凡十七人僅一孤救免又百餘年而有柳莊云

孝童

河南人楊牢字松年有至行李甘方未顯以書薦於尹曰執事之部孝童楊牢父茂卿從田氏奔趙軍反殺田氏茂卿死牢之兄蜀三往索父喪慮死不果至牢自洛陽走常山二千里號伏叛壘委髮羸骸有可憐狀讎意感解以尸還之單縗冬月往來太行間凍膚皸瘵啣哀雨血行路稠人爲牢泣歸責其子以牢勉之牢爲兒踐操如此未聞執事及門唁而書顯之豈樹風扶教意耶且鄉人能齧煎剝腥急親之病皆一時決耳猶蒙表其閭脫之僥上有大禮則差問以粟帛金河北騎叛萬師不能攘而牢徒步請尸仇手與夫含腐忍瘡者孰多

海內小品 卷二十一 十一  
牢絕乳卽能詩洛陽兒曹壯於牢者皆出其下聞  
牢之贖喪潞帥償其費其葬也滑帥賻之財斯執  
事之事他人旣篡之矣卽有稱牢於上者執事能  
無恨其後乎其激昂自任類此甘舉賢良方正沮  
鄭注貶封州司馬卒牢後亦擢進士第

代父飲醜

賈直言代父飲醜死旣而毒自左足洞出乃蘇事  
聞減父死并直言流南海嗟嗟如此孝子不免行  
戍唐代宗之賞罰可知矣直言後爲絳郡太守自  
言始飲醜時岑岑然覺毒沁五內至肢節其痛淪  
于鑽灼通體不可名狀旣蘇每遇天陰則又甚焉  
軫蓋及足脛色皆如墨其傍攻出六孔膿液紫淤  
臭敗逆捨人鼻達數十步外惟飲啖無減平昔故  
得不死嗟嗟如此孝子天有神丹何不悉除其苦  
使之優游仕路耶

青天歌歎

呂升字德升淮安人事父百歲翁至孝幼失母遂  
不入私室與父同寢務悅其心父年高齒不任堅

海幢小品 卷二十一  
每食盡肉一斤升率妻子供餽必極精爛父出入必呼升隨或適旁近舍升不隨行則不往若嬰兒不能頃刻離其母然父年益高便液不時升承順益謹夜嘗四五起遭元兵火升負父避鷓鴣山出覘賊爲所獲知其孝子也善視之與食飲不入口輒泣下賊亦憐之令歌升爲青天歌浩浩歌歌已輒泣夜令擊刁斗升爲思父歎賊感動縱之歸升夜行晝伏凡三晝夜還家扣戶侍者以爲鬼物久之啓視乃升也相視大哭出其足故刺一握升園有美杏父所嗜鄉豪竊之并奪其地升爲文訴城隍神卽譴豪疽發背曰還孝子地乃已豪妻子匍匐叩門還地疽卽愈

船灰塗頸

王泰永嘉人宋提刑允初之後幼失怙恃鞠于伯父丁未冬元兵至伯父被執求財物不得將殺之泰年十五匿叢薄中躍出給兵曰兒知瘞物所伯父遂得釋而遯兵監掘數穴皆無乃涕泣告兵曰兒實不知恐伯父被害故出願以身代伯父死兵

怒斬之仆地兵既去伯父哀而視之則頸骨已斷  
而喉尚在遂捧其首合于頸適人家有修船泊灰  
因取以塗其瘡試以水滴其口稍能喚至暮以扉  
界至家越七日始甦言曰方斬時若風冷然過頸  
良久熱痛悶暈若有數人過指曰此子甚孝且不  
當死即令一人以藥傅其頸冷若冰雪痛遂止凡  
八越月其創始合而首竟偏

禱泉灌田

張杏孫慈利縣人以孝稱鄉人皆重之爭訟者不  
詣公府而詣孝子里有鹿鹿泉鄉人素賴其利歲  
大旱泉竭詣孝子請禱孝子沐浴拜泉泉初出如  
縷衆喜曰泉至矣復再拜沛然如初所灌方數十  
里歲以大熟人益信其誠孝子通尚書以授其子  
兌成進士有聞于時

和盜詩

泰和鄧學詩性至孝元季母子俱爲盜所獲盜魁  
知其儒者哀之與酒食口占一詩命之和約和免  
死盜詩曰頭戴血淋漓負母沿街走遇我慈悲人

與汝一杯酒我亦有佳兒雪色同冰藕亦欲如汝  
賢未知天從否應口和曰鐵馬從西來滿城人驚  
走我母年七十兩足如醉酒白刃加我身一命懸  
絲藕感公恩如天未知能報否寇喜道之出城得  
遠去學詩後以薦爲校職考終嗟嗟此盜可應舉  
做官

### 梅高報母

梅應發居閭門市中母嘗有病醫藥弗療剖股爲  
羹以進母啖之疾已他日母復疾危甚應發露立  
北面稽首以香然頂灼臂叩天乞減已年以益母  
壽是夕天陰暝俄頃雲開盡見北斗之六星惟一  
星尚沒頃之雲復合及還至母所見母擁衾坐牀  
上言有白衣者六人以水灌灑遂霍然而蘇詰旦  
母平復如常年八十餘而卒  
成化末武城縣生員高謹之母爲人毆死謹父得  
重貨焚其屍謹哭不已父乃訟于朝章下按察司  
行東昌府驗問知府楊能納賄願指證佐言謹母  
實自經死上狀副使許進與按察使石渠無所可

吞謹遂走闕下擊登聞鼓奏上并言渠亦受賂既  
入因自刎不殊錦衣衛執以聞命刑部郎中吳  
欽往會撫按暨三司官雜治得其死之本末逮渠  
等下鎮撫司重鞫殺人者始伏其辜刑部論能受  
賕聽囑罪當徒渠失入人罪以為長官得減當杖  
獄上有旨能降四級調除邊任渠等罪皆准擬時  
渠已考察閒在矣

未盡之祿

彭方伯應時父南坡早卒配蕭氏哭之哀一日南

坡附舍人兒語及生前事歷歷券合諭蕭曰未盡  
之祿當以貽汝年八十四仲兒某年當舉子後一  
不爽蕭雙瞽一日用鍼豁然蓋方伯孝養天祐  
之也方伯泰和人

見星斗

淮安衛人王鉉年七十久喪雙目嘉靖丁丑暑夜  
納涼仰見星斗起而稽顙旬日兩目燎然如童子  
其人心田明潔人或不能償債則焚其約少事父  
母至孝年至一百三歲猶彊健善飯一日無疾而



終人以爲孝義之報云同時有不孝子目瞎復明  
方自詫可比于鉉忽雷震死

孝憤

王仰湖廣崇陽縣人余巳丑同年也除廣東肇慶  
府新興縣知縣有僕王效真等三人同衙役作弊  
入覲後事發怒甚會調閩縣未果治而時時恚罵  
新興有雞爪蘭花蓋斷腸草之類食根立死葉則  
少延數刻時三人竊藏之聲言事急自盡王履閩  
任夜浚食于外三人擣藥汁入豆芽菜中夜半死

根究三人服罪其子王廷試請于官面質三人於  
城隍廟藏父劍擊殺之立斃廷試僅弱冠孝憤所  
激揮刃若有神助衆咸奇之事 聞得 溫旨真  
孝子可傳後而王露機不卽治又不卽逐之此與  
元嘉逆劭之事同

萬里尋親

趙廷瑞雲南大理府太和縣人少讀書能文章補  
弟子員數省試不第棄去故習青囊所歷名山水  
必指畫風氣融結聚散向背之略或驗或不驗將

遊中州且訪異人於是囊一瓢浮家而出由貴陽  
入蜀久之泝江下荊州謁武當北轉許鄧渡河洛  
漳洛以次于燕又久之無所遇所過帝王陵寢及  
古今將相名賢學士家墓北必規度驗或六七復  
東遊泰山過關里南窺鳳陽達于金陵過浙訪天  
台石梁及錢塘西湖之間從侯二谷陳敬亭兩方  
伯遊兩方伯挾其書至湖訪茅鹿門憲副時爲萬  
曆乙亥也年已六十其在江湖間亦十有三禩矣  
問其家世曰離家時兒重華僅七齡母與姊妹及  
蒼頭輩殆六七口存亡不可知鹿門贈以詩曰近  
獲陳琳江上檄知君家世傍昆明丁年數卷青囊  
出白首一瓢滄海情萬里關山花外夢王孫芳草  
客中程夜依南斗看天象已卜使星馬上迎別去  
五載猶棲遲東海并匿錫山道中所遺妻已沒重  
華壯且冠年二十一日夜欷歔而號不自已葬其  
母嫁姊與妹請路郵于郡太守而出衆危言沮之  
華哭而題壁曰少小違親十五年思親不見日淒  
然從今卽與家人訣不覩親顏誓不還華復自忖

漢桓小記 卷二十一 三十三  
曰吾少不諳父貌卽道逢之不識也榜其背曰萬里尋親又恐父東西南北之蹤無所定也別爲繕寫里系及父年貌數千紙所歷州郡都會之次輒遍榜之官觀街市間已而又曰聞武當之山名天下吾父好名山當或過之且聞山之神故靈於是踰漢沔而西禱之武當蓋萬曆戊寅十二月二十有二日也紫霄宮道士間携之過太子巖巖之陰有字曰嘉靖四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雲南大理府人趙廷瑞朝山至此華讀之哭且慟道士謂曰若父曩年駐此若今過之復同月日可以卜相逢之兆矣於是華亦尾而書之曰萬曆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雲南大理府趙廷瑞之子重華蹤父至此由南陽穎壽東涉淮泗泝金陵又卒無所遇謀曰今且渡江矣聞三茅峯冠江以南吾且禱之禱訖宿觀音寺夢玄帝鈎簾坐華哭而前訴云云帝呼謂曰汝父猶未死如是者三覺而爽然從丹陽過毘陵被盜攫其貲去所遺者獨前請郡太守路郵耳窘甚且行且乞次橫林觀音寺忽一老僧

杖錫而前雙眉覆面前謂曰孺子何從來華曰吾  
雲南人吾父出訪中州諸名山不歸者十有七載  
吾是以萬里裹糧蹤父至此而猶未獲也不幸爲  
盜所窘且柰何僧曰汝胸所囊者何曰路郵輒出  
以示僧僧笑曰汝父猶未死客無錫南禪寺中汝  
第往又顧囑他道人導之老僧忽不見明日偕道  
人過南禪寺遇一老翁華心疑屬父而猶未敢請  
伏地曰吾雲南人吾雲南人翁亦絕不識華貌且  
以爲故鄉人也於是攜之同道士南嚮坐華泣然  
曰吾父離家遊中州故萬里蹤訪以至於此翁得  
無卽吾父已乎笑而應曰吾離家已十七載所遺  
兒此僅七齡存亾不可知焉能到此華於是前携  
而哭并出所囊路郵示翁讀之始驚曰吾卽爾父  
也且前問母及姊妹以下華隨一一口畫始末父  
子廼相携哭而拜聞者無不泣下轉相告過寺刺  
本末共爲嘖嘖太息不能已

廬墓

國朝有三世廬墓者芮城李錦字尚細錦子澤字

公溥澤子柄字子權錦與澤父母各三年俱歲貢  
錦卒廬所柄爲生員亦卒廬所澤聽選卒于家可  
悲可悲人言三世讀書必發李三世矣又純孝如  
此不知子孫何如

○工人孝義

潘生者富陽人世業農幼喪父獨與兩弟奉母居  
間出與人執墾甃治筐筥又爲善工大德間江南  
大饑人民道殣者相望自度無所得食曰吾終無  
以給母則母子俱死等死盍若用吾強壯少延母

旦夕活乎卽以母屬兩弟自備回鶻人乃告母曰  
兒當傭錢墾數月得錢米活家且自活母勿憂旣  
回鶻人得轉賣遼東遼東大家軍戶遣代戍虎北  
口會有詔江淮子女流徙者衆禁人母得轉掠饑  
民使悉還鄉土遂從遼東經過道遇一女子鴉鬟  
尾行問之則曰淮產也昨因饑父母棄我轉徙數  
家今王家使我歸君南人倘挾我得同歸乎於是  
日操瓢道乞夜泊茆葦中雖顛沛流落親黏日夕  
曾無一語少及亂渡淮曰我家通州今近矣君盍

送我到庄乎因及女子上堂見父母皆涕泣起相  
抱持詰門外同來者何人卽引生更衣具酒炙樂  
飲酒半執醢跪曰吾女幸完骨肉歸見鄉里免罹  
霜露盜賊君力也今吾女猶處子君誼聲暴淮楚  
閭且君去家久母不知在亾歲丁薦饑鄉閭必離  
析廬舍必墟莽雖有兄弟亦恐不能自存活吾家  
尚薄有園田給饘粥吾女實君箕帚妾也君必無  
歸生則毅然謝曰吾何敢以若女爲利哉吾雖賤  
不讀書且義不敢取况吾母固衰耄度尚可活萬

一母死兩弟倘或有一存今遂不歸是吾遽死吾  
母也吾又何忍卽安此土于遂告歸母死者蓋三  
載兩弟亦歿生追制服復食其故技於鄉以終

卽婦給粟養子

宋制凡節婦死者給粟養其子此制甚妙今之有  
司可做行之

二沈妻

吳人沈思道妻孫氏沈樹田妻宣氏兩家居近有  
交沈孫夫婦相愛樹田暴戾無人理宣歸見父母

父母對之泣宣曰此不足傷大人之心兒自是命也  
樹田歿宣哭極哀沈思道亦歿孫送夫喪過河下  
見宣以歿相要同日自縊宣有救者復甦而孫竟  
死後三年宣父母謀嫁之宣覺亦縊歿嗟乎孫歿  
宜矣樹田何面目見其妻乎然樹田病時宣進藥  
翻之曰若毒我則歿爲厲鬼罵婦又未可知要之  
鬼必靈于人也

勝奴歿節

真奴黃巖縣人勝鍾氏嫁于蔣松僅十三日松歿  
松遺腹子也母解氏尚存鍾有異志奴竊知之告  
于松之從父諷之鍾怒不省因泣告于解氏曰安  
人不幸至此真奴雖欲奉以終身勢不可得惟求  
他日見安人與安人之子于地下而已言訖血淚  
俱下是夜沐浴縊死松柩上聞者咸驚歎泣下衆  
議葬之以從其夫鍾不顧竟焚其尸以去同時邑  
中有阿菊者從陳氏嫁于郭崇文生一子而郭死  
陳改嫁菊夜竊其子歸于郭謝方石爲立傳

節婦湧江

嘉定州王憲明妻張氏少寡守志萬曆十三年掃  
夫墓舟覆嘉陵江失其尸丙戌五月五日湧出江  
上去沉之日八月矣肌髮如生見者驚歎立祠祀  
之  
母喪不嫁  
節女都從夫家上起見惟元時容城縣王氏女以  
母喪感念不嫁終身獲旌命此外更有真學清淨  
而不嫁者又一種間氣也

### 大饑甘餓

芮城李氏二女成化甲辰歲大饑父卒乏食二女  
年已笄箱中猶有粧具人勸其出鬻二女慚不肯  
出伏于箱饑死

### 伏毒食醋

康對山先生子臬先娶王漾波女生一子並死繼  
妻楊氏未幾臬亦死楊服砒霜以醋湯三碗下之  
蓋食醋則藥不可解也毒發容貌安舒略無倉卒  
奇奇臬有才志又得良婦死節天之待康先生不  
薄矣



守節自信

安吉州節婦都氏歸于陳孀居矢志無他庭下故  
有井或曰弗利居者且不便客塞之宜都口井地  
道也何與人客不便孰與同室婦女河汲不便乎  
門爲隣樹所蔽術者曰伐之則貴氣弗闕斯利舉  
子都曰吾聞窮達在天力學在人顧尤之隣木耶  
子良謨登第官叅政所稱棟塘先生者也都旌表  
贈安人子孫繁盛且優文學天之報之正木有艾  
也

節婦膽識

近地吳節婦沈之鎔之妻沈以溺死嗣子汶家政  
甚整業日拓汶有俊才早貢爲博士有郎廷瓚者  
貸金十鬻妻以償吳聞亟還金贖之盜入室吳厲  
聲曰我沈門老節婦刀不去手犯卽自刺盜駭愕  
散去其膽識嶽嶽真女中奇男子也

求見不得

章丘遼經生之妻于氏守節不出門門內草生如  
無人之境嘗三日不舉火隣人餽之米鹽却不受

海州八品 卷二十一 三十一  
隣人報縣縣餽粟一石方得活嘉靖間長清知縣  
武金過縣武故遺腹子聞而謁之求一見終不可  
得曰孀居以來誓不見男子官非男子乎武拜門  
外歎息而去節婦卓矣若隣人與武亦可謂知義  
者哉

芝竹

王土崑山人能讀書婦陸氏方娶後其墓園枯竹  
更青凡三年三生芝草皆雙莖比四年芝不生土  
病死婦從死以烈婦稱此嘉靖初年事瑞芝之生  
恒于壽考富貴康寧而于烈婦見之此可觀天道  
矣

三屍繞門

成化間海康吳金童攜其妻莊氏及一女避賊于  
新會寓劉銘家傭以自給莊有姿色銘屢誘之不  
從謀之鄉人梁狗同其夫漁于海推下水死越三  
日莊氏尋之海濱得屍手足皆縛乃夫也歸家攜  
女赴水抱夫屍而沒時年二十有二翌日三屍隨  
流遶銘之門去而復還鄉人驚訝感傷共殯祭之

然未知銘之殺也久之事漸露猶畏銘彊暴未敢發士夫各爲詩歌聞于官得實磔殺之審錄員外郎奏聞旌表其處立祠

雙烈

曹桐丘鏞長子禔生而癩不諳男女事故聘錢皓女未敢娶以情辭錢錢不聽乃先以婢沈氏侍帷中嘗之終不諳復申之錢解盟別聘女私聞自經死未幾禔死沈氏亦守終身桐丘公爲立後至萬曆三十五年疏聞並旌

桐丘公之祖原吳之自出育于曹故一姓曹祖歿葬吳墓余高祖民畏公吳甥也貧甚歿亦葬吳墓吳訟之官親友和息歸價數金而止蓋先民之忠厚乃爾其地辛丙與三水俱會櫛丘公先發庶吉士主事僉事歸年九十餘卒善繪畫有清名長子禔痼病錢沈雙烈萃其後余家遲發余亦庶吉士檢討司業祭酒長子緯病亦如之媳沈氏儀郎予公之女歸十年而緯歿沈猶處子也賢孝立異日必繼前烈但余拙宦不媿吳吳分嗣予田

九百畝余僅得十而嗣子尚有待又自念多病  
恐旦夕霜露且文翰無一長何況繪事其負媿多  
矣

愍貞哀感

萬曆己酉夏五月夜半延建水大出漂尸蔽江人  
從臥榻中流出盡無衣一女尸年可十五六一手  
掩目一手掩陰若不欲人見者余友董考功應舉  
瘞而諡曰愍貞愍言灾貞言操也

哀感孺人楊氏祈玉妻鄞人夫死守節玉好鯉魚  
每忌日必設鯉一年河枯無魚楊悲慟不已忽漁  
父持鯉至以一金易之祭畢食胙得原金于魚腹  
中人大異之呼爲哀感孺人

丐婦投橋

正德五年崇德石門東橋上有丐婦色麗甚蓋荒  
年夫負母與妻行丐而至者觀者甚衆婦醜之候  
姑與夫乞市上躍入水死不知何里人及姓氏也  
哀哉

義門

會稽平水雲門之間有裘氏義門自齊梁以來七  
百餘年無異爨宋大中祥符四年奏旌其門閭是  
時裘氏義居已十有九世闔門三百口其族長曰  
承詢至嘉泰初又五六世蓋二十四五世矣猶如  
故鄉人謂嘗有餽瓜者族長集小兒十三歲以下  
者百餘人使自取之各相推遜以長幼持去其習  
爲廉遜如此於時猶共一廳頗宏壯有孫威敏公  
題字存焉其後族老季光以所藏今昔畱題詩刻  
石爲惇作序至元末始毀於兵而族亦日漸陵替  
非其舊矣

周德威後唐名將也其五世孫愉避亂自河南徙  
居上虞至宋有名承詔者十世同居凡四百餘人  
趙抃帥越聞于朝旌門免徭役

隆慶年間潞安府長治縣民仇火仇塙等一門合  
食六世同居一世仇鸚二世仇朴三世仇勳四世  
仇堦等五世仇承教等六世仇崇儒等男女數百  
悉聽其長約束巡按賀一桂題請旌表

連江楊氏六世同居旌義門有諱崇者承其後尤

孝謹子孫互相乳哺家雞化之互哺其子初年七十餘日季年倍之用儉以裕構宅三十六年無哭聲僅一老婦人歿崇率子弟拜禱須臾死婦復活活十二年卒家無喪者四十八年矣崇卒年九十一卒時里有鼓樂聲有夢請公爲福寧地主者連江令章武聞其義去七十里行至其家視崇崇在田子孫兒童出見武賜楊梅食之羣兒班立序啖惟謹雖至少者不奈武歎美而去

義友

陳東已死棄其屍其友李猷偶尋婦翁詣行在所知狀哭且祈曰少陽以忠諫死勁節英氣當不與草木同腐吾欲收葬而莫能得少陽有靈其啓我心越一日得屍又一日得其元如生合而斂之歸葬猷字嘉仲鄞縣人

○義姻

宋張洎典相州部民張某殺一家六人詣縣自陳縣上州洎詰其故曰某之姻某貧困常納息於某家少負必被詬辱我熟見而心不平思爲姻家報

離幸畢其志然所恨七口而遺其一使有噍類  
離已報願就公法泊曰殺一家寧無黨乎對曰某  
既出身就死肯復連及同謀又曰汝何不亾命對  
曰姻家卽其隣若不獲盜彼豈得安曰汝不卽死  
何就縲繼曰我若滅口誰當辯吾姻之不與謀又  
孰與暴其事於天下等死死義可乎泊曰吾將聞  
上免汝曰殺人一家安敢苟活且先王以殺止殺  
若殺人者不誅是殺人終無已豈願以一身亂天  
下法哉速死爲幸泊嗟歎久之卒按法誅河朔間  
無不傳其事者

義僕

我朝有義僕阿寄李溫陵發揮謂在我輩之上近  
閱諸史記楊忠一則似又在阿寄之上蓋寄只勤  
勞知禮而忠奮刀挽幼主于流宕之後卽犯死亦  
不顧尤爲竒特阿寄傳見田汝成集中揚忠宋時  
人諸史宋沈俶撰所記似皆實事而名曰諧豈真  
諧耶抑別有所寄也  
金養者王華僕也嘉靖中倭寇至華族女婦數十

人前遜賊望見逐之衆大窘養麾之曰主第走養  
能捍之卽扼橋格賊白刃如林獨以孤挺出入歿  
鬪良久始仆而主人遠矣王氏旣免思養功欲祠  
之而竟不果云

王環者曾石塘銑之僕也方臨西市作詩曰袁公  
本爲百年計晁錯翻罹七國危功雖未就其志可  
哀環滄州人本回回種虬髯鐵面負膂力善騎射  
曾聞其勇致之幕下俾教射被逮時泣謂其下曰  
上怒甚歿自吾分顧吾妻子奈何流落邊鄙爲溝中

瘠乎環聞亦泣曰公無憂也某力能致之歸曾旣  
被刑妻子安置城固環乃以小車載夫人與其二  
子從間道去環日則具湯粥夜則露宿邸舍外間  
關數千里不懈後遇赦歸維揚酬之金帛不顧而  
去環能書給事陸錦衣家陸遇之厚改給事朱錦  
衣家以壽終

孫明丁尚書汝夔之僕也尚書坐虜闌入誅仲子  
懋正謫戍遼陽明從焉居半歲懋正死無何妻復  
歿遺一子方五月明日夕涕泣抱兒往村媪丐乳



或市牛羊酪哺之每監司行部至輒哭訴冤狀淚  
盡繼之以血當事者憐之爲脫其籍得歸間關數  
千里晝負兒且行且泣乞寧已不食不令兒餒也  
夜宿輒擇溫燥與同臥起也間月始得達家事兒  
如事主仍追理其遺產爲族戚乾沒者白之官出  
入具一尺籍及長悉以付之仍孑然一奴也兒名  
繼志得爲邑庠生明以老壽終  
張禮劉養正之僕也養正方與寧庶人密謀禮心  
憂之常于屏處哭諫不聽有方士言長生者館養  
正所養正北面禮信之夜定僕走其所叩頭言願  
有請其人曰若豈欲方術乎對曰非也因流涕言  
今吾主與寧藩通異日必及禍禍不小而諸人無  
能爲言者今獨信先生竊觀於往來爲主所禮敬  
無踰先生者殆天以先生悟吾主也願先生爲一  
言毋附寧其人乃大驚晨起去不知所之後養正  
歿獄中禮收屍葬之爲木主懷以歸尋簿錄養正  
家禮願從吏逐之去曰我主母乃行我家人安得  
去徒跣京師餽其妻獄中妻歿奉屍歸合養正葬

歲輒上冢哭而祀之

真州袁山人服麟有僕名志失其姓山人好飲酒性跣跣慕爲方外遊及諸秘戲幻術年二十餘妻歿遂終身不娶遊行郡國輒以志從歲丁酉之夏山人逃暑金山與所親紀生者飲而醉夜且闌矣二人各踞石臨江如廁山人恍惚間若有鬼物挽之入水紀生見急呼志汝主溺矣志倉皇奔水濱審其已溺遽自投下紀生急呼其僕善水者助之拯其僕胡盧曰入則俱斃耳胡拯爲僅褰裳水際

垂手左右援之不及也志旣入江挾得其主盡力持之不舍沉而復浮者數四自分必歿適爲旋湍所激迴至崖側與紀僕手相值紀僕援得之大呼主來救於是四人者猿臂而出出則山人死矣志哭之慟謀經紀其喪寺僧聞變皆來集無何山人蹶然而起都忘如醉夢中體亦無苦時五月十有三日也翌日二人平復如常衆俱歎異之工部郎謝在杭在真州故與山人善親得其詳作傳

書僕書傭

主弇州書室中一老僕能解公意公欲取其書某  
卷某葉某字一脫聲卽檢出待用若有夙因余官  
南雍常熟陳抱冲禹謨爲助教其書滿家亦有一  
僕如弇州乃知文人必有助卽僕隸天亦饒之荆  
川先生有書傭胡貿作胡貿棺記

書傭胡貿龍游人父兄故書賈貿少乏資不能買  
而以善錐書往來諸書肆及士人家余不自揆嘗  
取左氏歷代諸史及諸大家文字所謂汗牛塞棟  
者稍刪次之以從簡約既披閱竄竟則以付貿

僕裁焉始或篇而離之或句而離之甚者或字而  
離之其既也篇而聯之句而聯之又字而聯之或  
聯而復離離而復聯錯綜經緯要于各歸其類而  
止蓋其事甚淆且碎非特他書傭往往束手雖士  
人細心讀書者亦多不能爲此貿于文義不甚解  
曉而獨能爲此蓋其天竅使然余之于書不能及  
古人蠶絲牛毛之萬一而貿所爲則蠶絲牛毛之  
事也嗟乎書契之不能還於結繩書契又繁而不  
能還于簡也固也然余所以編書之意遠矣非貿

則余事無與成。然質非余，則其精技亦無所用。豈亦所謂各致其能也哉？質平生無他嗜，而獨好酒。傭書所得錢，無少多，皆盡于酒。所傭書家不問傭錢，必問酒能厭否。質無妻與子，傭書數十年，居身無一壷之瓦，一醉之外，皆不復知也。其顛若此，宜其天竅之亦有所發也。余年近五十，兀兀如病僧。益知捐書之樂，視向所爲披閱點竄，若讐我者。蓋始以爲甘而味之也，甚深則覺其苦而絕之也。必過其勢，然也。余既不復一有所披閱點竄，質雖尚以傭書糊口諸士人家，而其精技亦虛閒而無所用。然則古所謂不能自爲才者，然獨士之過世，然哉。此余與質之相與始終，可以莞然而一笑者也。余既不復有所披閱點竄，世事又已一切無所與，則置二杉棺以待長休。質無妻與子，無一錢之蓄，歿而有棺無棺，不可知。念其爲我從事久也，亦以一棺畀之，而書此以爲之券云。嗚呼！百餘年後，其書或行於世，而又或偶有好之者，慨然追論其故，所刪次之人，則余之勤，因以不沒，而質乃無以自

見是余專貿之功也。余之書此亦以還功於貿也。雖然余既以披閱點竄爲讐而欲後人又以披閱點竄知余也哉。然則貿之碑碑勤苦從事於割截離合而一付之無何有之鄉也。與一醉亦無以異也。其亦何憾之有。

僕惜字紙

馮南江恩有僕馮勤其父傭者也。素多病日者謂其短造甚憂之問一道士何以延年。道士曰若爲傭不能積德惟勤灑掃惜字紙乃可延年。傭乃車

箕帚徧歷所居竹巷凡有穢惡悉爲掃除見一字則取置于筒至春焚之歲以爲常壽至九十七無

五月廿二日看過

真

限以置于商至... 其帝... 其帝... 其帝... 其帝...

五月廿一日

真

湧幢小品目錄卷之二十一

父子 五則

父子與慶成宴

三及第子

兩翰林父

同居異室

學士少年牧豕

賢母 五則

嚴母

賢繼母

三柄臣母

錢袁二母

兄弟 五則

劉李有兄

忤兄請罪

敬兄之怒

兄弟賢貴

起家工部

三仲

兄弟年遠甲科

兄給得節

義姊

婦人知兵

女將 二則

婦人有鬚 三則

賢夫人

喬劉二妾

長爪妾

瘖妾

姊妹繼娶

妬后化龍

妬婦 三則

焚衣

妻妾投繯

妾禍

家庭之累 二則

善處侄仇

子孫 十二則

多子 四則

湧幢小品卷之二十一



湧幢小品卷之二十一

湖上朱國禎輯

父子

古謂父子不同舟蓋思風濤一旦併命絕嗣也與

老子壓石磨縛大繩觀井同

續博物志以鯀為顓帝之子

夷狄禽獸知母不知父都邑之士知尊禰大夫知

尊祖諸侯及太祖天子及始祖

呂向生父岌客遠方不還少喪母失墓所在將葬

湧幢小品 卷二十一



巫者求得之不知父在亡招魂合諸墓後有傳父  
猶在者訪索累年不獲他日朝還道見一老人物  
色問之果父也下馬抱父足號慟行人爲流涕玄  
宗聞咨歎官炭朝散大夫賜錦綵給內教坊樂工  
娛懌其心

程大中先生自撰墓誌子六人長應昌次天錫皆  
幼亾次明道又次伊川兩先生次韓奴蠻奴皆天  
女二帝延年李正臣其壻

父子與慶成宴

嘉靖四年郊祀慶成宴大學士楊廷和子慎左司  
馬姚鏞子涑皆爲脩撰大司馬金獻民子臯爲檢  
討皆父子與宴爲盛事三公官高有名而皆有子  
其子爵位清華而皆不甚顯可見際遇極盛者亦  
造化所忌與而不必盡與也况下此者乎

三及第子

父爲顯官而子賜及第者程襄毅信子敏政謝文  
正遷子丕皆至侍郎白恭敏圭子鉞至尚書當時  
慶成宴亦必並與特非同時耳至子爲顯官而班

于父之上者徃徃有之子居津要而父爲卑官末  
秩忘在得之戒者尤不可勝數也

兩翰林父

翰林父爲官者甚多乃余年友吳曙谷閣學父一  
龍歲選知高郵州方嚴有品格林兼宇宗伯父煥  
章鄉進士官叅議溫裕有才情庚子外察閣學方  
爲編修以使事抵州署長跪促歸閣學子有舉鄉  
書者宗伯子銘鼎會魁萊州太守

同居異室

呂文穆公父母以口舌相戾遂異處交誓不復嫁  
娶呂旣貴泣請同居然終異室而處

學士少年牧豕

曾學士柴少不得于父父督之貨豕豕突蹇其足  
又息不豐逐之學士卽牧手書策不棄遂擢大魁  
事父至孝

賢母

陸天全完爲豕宰母夫人葉氏貽書以物禁太盛  
爲戒陸敗藉沒葉亦逮詔獄神色怡然後出獄死

於長安官舍人咸智而傷之葉之幼也庭有積水  
一兒溺焉女伴曳之愈沉葉奪而縱之兒遂起識  
者謂有司馬公之風

馮南江父子忠孝人人知之然當被逮考掠時訛  
言洶洶欲藉其家家人奔潰其母吳氏挈孫行可  
入京瀝血爲疏奏曰兒慙無狀萬有餘罪但妾臨  
年不忍見子刑僇願身贖孤以延嗣息事雖不報  
而行可卒申其說未減戍雷猶得補考績封吳太  
孺人 世廟英明寧可溷請蓋亦深鑑慈德而默

以旌之矣御史歸遂葺慈訓堂以居今御史父子  
有祠而于太孺人竟何如也

我郡守栗公祁號東陽東昌夏津人余年十二以  
童子試望見之白皙豐下嶽嶽有神清操振絕公  
生一二歲孤母蕭年二十二撫之貧甚一夜風雨  
大至抱兒起坐壁壞壓焉隣婦舉火照之頰楹覆  
礫室中之物皆糞粉母子被髮裂裳體膚皆無恙  
遂持長齋以報神貺後公爲山西叅政歿蕭尚在  
教二孫時中用中有才名世其家

海幢小品 卷二十一 四  
栗飲量甚洪過吾里董宗伯宅巨觥猶未洽睨海  
斗可容三觴侍者持以前戲曰此泰大不能任宗  
伯卽以壽平飲自如將畢又曰不可再凡三進乃  
怡就坐鬯飲而別然公顏色不變若未嘗飲者遷  
官抵蘇州一面檠乃衙中物母夫人見之驚令役  
持還

李及泉頤母夫人張氏有賢行懷妊時流賊入境  
往山穴避之適其兄遇于塗曰彼穴人衆不可居  
余家近地可避遂從之去甫入而寇至寇退往視  
前一穴則石崩百十人皆齏粉矣及泉守我湖有  
名余出其門後官右都御史治河聞命不擇到官  
卽歿蓋有先兆也

少宗伯張玉陽名一桂旣卒母太安人劉氏治家  
斬斬有法裕於宗伯存時諸孫皆成立爲諸生年  
九十一卒

不與巖母

韓蓮峯名紹宗爲憲副母張氏嚴甚蓮峯爲刑部  
郎中配閻氏亦兩封至宜人矣張氏命閻與嫂負

水蓮峯歸而見之命二隸人爲代張怒持杖迎出將擊之以杖指蓮峯罵曰汝有皂隸可令代無則不喫水耶蓮峯笑曰媳婦身强有力豈不堪負嫂子薄弱且有姪是以代之張怒乃解張生蓮峯數月而孤後上其事旌之卽韓苑洛之祖母也

賢繼母

平湖沈晴峯修撰生三歲母俞卒鞠于後母張甚有恩意忘其爲俞母出也少善病忽劇夢一婦攜之去曰若真吾子有髯翁奪之歸乃甦以質大母具言被服容止則俞母也於是始知所出而張母撫之益厚公薦鄉書俞母復見夢爲史官事張母甚孝張母至欲全以產付公令畢父喪及已身後事而後分所生子相守二十餘年乃卒蓋繼母之極賢而俞母得安地下修撰得報父若前後母亦近世最難得者修撰有文學以科場事見糾調外不復出有貴園集爲時所稱

三柄臣母

柄臣之母其因子享榮華不必言矣然先歿而猶

蒙子之休者在昔爲宇文護母閻氏賈似道母胡氏有後歿而蒙子之辱者在今爲張江陵母趙氏其餘大臣非無存者然氣餒豈敢埒三岳之盛宇文之母先陷于齊贖歸賈之母先爲婢有娠寄于其寮故不得與張母比要之天下大福無得全者又可見天道矣

錢袁二母

錢鉞杭州府昌化縣人以都御史更撫山東河南貴州三省繼娶曹氏鉞以正德二年卒前在貴州裁抑中人恨甚言于劉瑾曰錢鉞顯宦積貲鉅萬瑾信之構河南祿糧事藉其家無所得毀屋及墓勒民倍直闔境騷然執曹氏以下凡五十六人以北嚴寒困頓幾死械繫久獄不可成諸大臣爭之司寇山陰王鑑坐免官竟分戍固原莊浪肅州三處曹過涿州病痢劇甚諸子倉皇號泣治後事忽遇異人授真人養臟丸一服卽愈再渝年爲正德庚午會赦得釋家人亾者過半行抵關瑾誅詔罪狀瑾以都御史錢鉞受害爲言于是還其封誥及

故藉物任子應福亦錄用爲福州推官孝養備至  
至嘉靖十五年卒年九十一子六人一婦人更盛  
衰之際中遭奇禍卒以免晚更榮華壽考吁亦奇  
矣必有大過人者矣

袁文榮以會元及第受世宗眷遇拜相可謂盛  
矣然素性跌宕未幾以病乞歸道卒無子時爲嘉  
靖甲子其夫人管氏攜嗣子扶柩歸獨持家兼加  
慈嗣子天復再立事其伯及撫弟姪有恩事繼姑  
張甚恭張沒臨葬病不能送柩重不可舉管輿疾  
至乃舉又賑貧飼饑所行義事甚多萬曆丁酉卒  
年七十九去文榮歿凡三十四年然則文榮乃袁  
氏一枝奇卉而夫人則袁之根幹也人生在自立  
何必分男女哉

兄弟

張九齡之弟九章九臯性孝友嘗泛海兄弟異舟  
風濤大作中夜漂泊自分俱沒詰旦並在津亭餘  
舟鮮有存者臯至御史中丞南康郡開國公章經  
略節度使諸子俱顯貴魏公浚亦其後云

安福彭文憲公時以少保贈太師超六資同時三從弟文思公華以少宰乞歸不允特陞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又乞歸乃允先朝之優禮儒臣乃爾彭氏一門得二盛矣盛矣文思父貫僉事弟禮左副都御史文思入館時文憲正司教習

文思過邑城座客有持敗篋故券證以爭產不已公以齒坐獨下獨抗聲曰若券果出革除年庚辰當以建文三年書今稱洪武三十三年贗可知矣

一 座皆服

宋南渡時屠姓兄弟二人自陳畱隨行一居一居嘉禾代豪富國初籍沒有一公者贅楊氏得免未幾楊亦被籍復以異姓免數傳爲康僖公同時居鄞爲康惠公子孫皆有冠冕今乍浦教場廣袤約三里相傳爲屠舊居

康僖公長子應埴辛未進士歷叅政踔厲慷慨甚有時譽後家居過自貶約多靳恤佳客過從不設飲食雖子孫亦瑣瑣不忍予與居官時若兩人或諫之曰吾惡夫擁費而身安逸樂厚自奉養以餘



瀝媚人者

劉李有兄

劉忠愍公球既沒權貴人猶啣之不置將採危語傾其家公之伯兄理號益軒奮曰是不可坐待也卽日戒行李詣闕白其情且踵權貴門直以事告其人亦慚而止後其子與忠愍子皆至大官

李崆峒先生之兄曰孟和字子育號北野爲儒不成能殖財第宅田園壯麗膏沃崆峒觸瑾下獄事急家人俱逃散公大山貲往來賓客遊說萬端卒

脫于歿公好氣慷慨性友愛喜施蓋奇人也年七

十五卒子女各四

丙子舉人九孫用恒用謙

用觀皆有文名

忤兄請罪

方獻夫之父遂全州學正遺腹生獻夫後以大禮拜相五十卽致仕嘗笞其家奴忤兄茂夫意至置酒長跪請罪

敬兄之怒

嚴鳳號溪亭歸安人以御史歸家族兄某老而貧

迎養凡宴客必令兄盪盞自執箸以從一日進箸  
稍遲兄反顧怒批其頰欣然受而應之終席盡歡  
既醉送兄歸臥而後出日未明已候榻前問昨飲  
甕否臥安否每誠家人曰事有悞我容得大爹容  
不得扶汝矣以壽終慟哭葬之盡禮

兄弟賢貴

蘇松二府同時兄弟並貴且賢者太倉王閣學文  
肅公弟太常少卿和石名鼎爵王鳳洲尚書弟南  
太常少卿麟洲名世懋雲間陸尚書文簡公弟僉  
都御史阜南名樹德稱一時盛事更有異者兄皆  
極貴弟皆京堂四品又皆先卒而三家子姓登第  
者二王各一人皆長公出陸二人兄弟分出三家  
三代共十人兩解元兩會元兩會魁兩榜眼尤奇  
之奇

起家工部

蘇州皇甫氏兄弟淳字子安濂字子約沆字子循  
皆起家工部止于部郎僉事其父錄亦以工部改  
禮部官太守我湖竹墩沈氏兄弟子木字汝楠子

來字汝修儼焯字仲亨儼炘字叔永亦皆工部子  
木官至右都儼炘見南京兵部侍郎與儼焯皆右  
都之子兩家初任授官相同進士同而沈氏官最  
顯且賢堪與家傳其所居地前後宛如工字地之  
能印人如此理或有之

三介三仲

席書號元山正德庚戌進士由戶部主事方伯中  
丞以議禮至大學士少保謚文襄季弟春丁丑進  
士號虛山庶吉士御史以兄貴改檢討進少宗伯  
季弟彖號梅山甲戌進士給事貶死贈光祿少卿  
蜀中以三席比三蘇文襄幼時夢涪江漲落見沙  
礫之碑其文曰三仲連芳果應其兆近年蜀中有  
三黃則予同年黃慎軒輝官少詹事弟縝軒焯官  
按察使弟燁舉人楚中有三袁則丙戌會元袁玉  
蟠宗道官左庶子弟季修宏道官吏部主事弟小  
修中道丙辰進士皆奇才也

兄弟年遠甲科

同胞兄弟登甲科者最多然其年皆不甚遠惟廬

陵習先生孔教嘉靖戊午解元隆慶戊辰進士官  
禮部侍郎卒且三十餘年而其弟孔化以萬曆戊  
午舉鄉試去其兄剛一甲子明年進士其父亮封  
編修兄弟相去若隔異代雖曰幼子然其父之高  
壽亦可知已

兄給得歸

上海人釗銑坐法被繫京師其弟鈍陰祈守者代  
兄令得一見家人歸死鈍既代而銑歸給其父母  
云已得赦歸鈍以客死鈍繫而兄不至士大夫皆  
知其冤爲餽飲食久之赦歸扣門家人驚以爲鬼  
母泣曰兒餒欲求食吾自祭汝勿怖吾也鈍哭歷  
歷具言不死狀乃納之銑聞逸去鈍生二子玉璵  
璵進士建寧太守玉子堯汀州通判堯子兆元懷  
慶推官

義姊

陸浚明以直諫謫遠惡地妻沒二子幼時令嚴當  
速往其姊嫁 氏舍其家以來爲育之至長浚明  
自永新令謝事姊乃歸吳人義之以比魯之義姑

姊遂以稱之浚明事如母終身

婦人知兵

上源驛之變以李克用雄武卽宜發兵剪朱全忠矣然竟以劉氏言而止蓋左右勇士多死于難其氣已竭且孤軍無後繼勢不可輕用欲而不能非能而不欲劉氏亦姑托辭真女丈夫也太原被圍克用欲走劉氏諫止亦與此同自來婦人知兵無若劉氏

女將

女人有軍功者儘多然無若顧琛之母孔氏孔年已百餘歲晉安帝隆安初王歊吳中作亂以女爲貞烈將軍悉以女人爲官屬及孫恩亂東土饑荒人相食孔氏散家糧以賑邑里活者甚衆生子皆以孔爲名

孝烈將軍隋煬帝時人姓魏氏在處子名木蘭毫之譙人也時方征遼募兵孝烈痛父耄羸弟妹皆稚駭慨然代行服甲冑韃橐操戈躍馬而往歷一紀閱十有八戰人莫識之後凱還天子嘉其功除

尚書不受懇奏省視及還護釋其戎服衣其舊裳  
同行者駭之咸謂自有生民以來蓋未之見也遂  
以事聞于朝召赴闕帝方恣酒色奇之欲納諸宮  
中對曰臣無媿君之禮以死誓拒迫不已遂自盡  
帝驚憫追贈將軍謚孝烈士人立廟歲以四月八  
日致祭蓋其生辰云

良婦人有鬚

李光弼之母李氏封韓國太夫人有鬚數十長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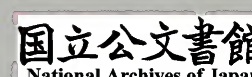
寸為婦人奇貴微

光弼姓李而母亦姓李者  
蓋父原契丹賜姓故也

閩林文恪母黃太夫人亦有鬚寸許黃有奇術立  
柱下寸吉凶其術莫知所自來立柱以瞞日向日  
月跌坐徐伸兩手加額默視引右肘於鼻端凝視  
久之漸見小如一髮吉大則凶卒之年謂諸子曰  
今年不佳吾立柱幾如股矣果卒年八十一  
弘治六年五月丙寅朔湖廣應山縣民張本華之  
妻崔氏生鬚長三寸

賢夫人

胡端敏之夫人李氏不妬亦不自識其貴有問汝



夫歷幾官今何品列應曰丈夫自知之婦人焉用識此以壽考終

喬劉二妾

喬白巖太宰卒妾二人縊死劉白川尚書有二妾亦如之兩公其以情感耶抑選得貞烈人而後娶故若此耶亦奇

長爪妾

翠娥秀媚家女也以處子適松江管軍副萬戶薛徹都為小妻都卒謹護其爪不肯嫁卒完其志年踰八十爪長尺餘卒

瘖妾

嚴澂字道徹文靖公之仲子也年三十無子納妾二人皆陋一日過姻家見侍女年且及笄而尚未蓄髮詢其故主人以素瘖即蓄髮孰收之澂惻然謂第使蓄髮吾將以為妾其人以為戲未信復為申約卒娶之文靖聞之喜曰兒合天道必有後後三妾皆生子澂素持白衣陀羅尼且堅守不殺戒凡舉子多重胞之徵人皆異之安小范又云二妾

便有母如父  
文伯之母則也  
不哭矣

一瘖一聾重則之類入皆具之矣小或又云二瘖  
姊妹繼娶素林白亦謂其且望守不終  
古人娶妻多以姊妹為媵唐宋甚稀或先娶死而  
續其妹者入晉國朝益稀惟濮陽李伯承先芳元  
配盛卒繼任氏卽以妹助適焉號曰仲任季任仲  
任卒繼許氏又卒乃以季任為內主伯承豪宕為  
尚寶少卿能詩文無子年八十四卒

妬后化龍

梁武帝郅后以妬忌化蟒入夢帝為懺禮得復為  
好女子來謝釋家及小說往往見之今梁皇懺是  
也而南史謂其化龍入于後宮通夢于帝或見形  
光彩照灼帝體將不安龍輒激水騰湧于露井上  
舊殿衣服委積常置銀鹿盧金瓶灌百味祀之故  
帝終不立后其說小異或先為恠如史所稱而後  
得度未可知也

妬婦

鄒觀光字孚如楚人有才名為南京光祿少卿余  
起家南司業自幸得一見請益比至問之則送客



江東門暴沒輿中甚駭之一日劉司成座中譚及  
吮嘅且曰鄒精神甚旺而阨于妬婦嘗一日相遇  
塗中拉歸寓所從容談笑甚適呼進午飯其妻內  
捶一婢聲徹客座鄒已失色劉遂巡辭歸鄒又固  
畱捶久不止聲愈厲其婢氣垂盡劉跼踖告辭鄒  
面如土竟出門而去未數日變聞蓋妬婦之爲害  
如此亦可憐也

正德八年刑部主事陳良翰妻程氏杖殺女婢解  
屍置木櫃中他日復縛一婢欲刃其胷婢脫走得  
免東廠廉得其事并良翰俱下錦衣衛獄拷訊得  
實都察院覆議程氏窮兇極慘比擬故殺律斬良  
翰縱妻爲惡謫戍邊衛

俗語謂法馬爲乏子乏者法字之訛也謂允架爲  
天平由來尚矣吳中有天平山山石林立皆劔拔  
甚銳而勻真奇觀也學憲范長白得之曲折築園  
奇巧夫妻時遊其間妻徐氏能詩而妬范遂無子  
情甚篤蘇州人爲之語曰范長白夫妻上天平乏  
子聞者大笑長白名允臨能文章精書法名與董

思白相亞年尚壯聞已得子可塞蘇州人之口

藝衣

葉朝寵貌魁偉能讀書福清人初娶魏再娶林林悍甚與魏子新不相能新去之三山林復與妯娌日鬩爭寵不能禁也一日林忽語其所善吾夜夢一緋衣神人持炬火藝我我避之不能覺而體猶痛此何祥也次日林就爨下炊火飛出焚其衣衣帶結不可解倉皇以水沃之愈沃愈揚遍體糜爛生蛆臭穢難近竟死

妻妾抄縲

錢首曾號瞿軒常熟人嘉靖庚戌進士爲兵部郎中遇妻妾嚴舍中風烈所掛蒲織稍觸損皆惶懼投縲死事聞世廟下法司廉其事無他且在署得不坐後娶一室不受繩束或罵詈卽反脣托郊行約友人纂取之去

妾禍

吳中張獻翼奪軍人蔣貴妻王二爲妾嬖之張夜宴五鼓就寢蔣操刀伏山石中先殺張及王并門

漢書八品 卷二十一 二十九  
客七人手提燈自厠逃遇一婦人不見也婦人愕  
立如揜溺其身去次日就擒投河而死張爲人多  
恠攜臥具宿府縣獄中各二夕自爲犯人使奴持  
大杖痛笞之三下不見血者反與杖自稱朝奉人  
稱亦如之方喜至不受辨東江記詩

家庭之累

君子每處家庭不幸事真可憐瞿洞觀有道人也  
娶徐司空鳳竹之女悍甚忤其姑李夫人至憤歿  
洞觀逐居別室司空訟於官十餘年洞觀卒不屈

上書以歿自誓且許再嫁乃得免同時嚴中翰治  
亦有此苦欲離異文靖公以婦翁相與厚命姑忍  
公沒後乃行其志中翰以貴公子能文章被服儒  
素外處休鬯而中多邑鬱以此近日士大夫有爲  
子所累者尤多真是不可解之業冤余婦甚拙不  
我擾二子不甚學問性頗因循此一節猶有可慮  
偶感書此自幸且勵二子母荼毒老人爲也  
人有有志爲善而兄父不見亮反挾子弟之勢橫  
行者如雲間張狀元瀛海諱以誠刻意自立父兄

溟樞小品 卷二十一  
不佳里中有來訴者稍進正言便受荼毒無如之  
何後凡來訴者告云汝只去誣張狀元歿如歿了  
父兄無可恃汝輩庶得免累累萬曆乙卯暴歿去  
登上第僅十五年真可憐真可憐乃若子弟奴僕  
爲政而我輩不能禁則已必有過焉奴僕猶可言  
子弟之窮兇極惡者聖賢豪傑亦不能化也而況  
我輩乎

善處姪仇

宋王之望之父綱襄州穀城縣人家饒好行善其  
姪任氣好酒與無賴子爲仇時相鬪呼無賴子與  
錢十萬使市布房陵衆皆爭謂一去必不來不答  
無賴子得錢醉酒蒲博數日盡遂遁去爭者咎之  
綱曰吾非不知此人得錢而改化爲良善益莫大  
焉今其逃與吾姪無杯酒之釁是以百千去之所  
以兩全也靖康之亂襄漢被禍尤酷獨王氏僅存  
之望貴顯則積善之報也

子孫

齊神武子姪多夷滅獨清河王岳謙約畏慎故其

孫士廉以文行昌顯梁武子孫亦多夷滅惟昭明太子孝友下士故其子岳陽王擘立國江陵傳數世其後名德相聞與唐終始蕭瑀蕭俛等俱貴盛八葉宰相訥謂無天道乎

謝玄立功于晉盛矣而子奐不慧殷景仁輔宋文帝爲宗臣卓矣而子道矜亦不慧奐子靈運有俊才至不保身道矜之後更無聞者

桓玄雖滅其子誕字天生年數歲流竄太陽蠻中多智謀爲羣蠻所宗屬于魏爲大都督襄陽公卒謚曰剛子暉襲爵卒弟叔興襲立功傳者數世

桓冲盡忠王室史傳亟稱之卽劉裕起義亦全一孫示報乃冲存時朝議用謝輜爲江州刺史冲怒奏輜文武無堪遂自領州事吁橫亦甚矣蓋將門之習卽忠順亦不能盡革也桓葬儒者以忠死而諸子皆以武顯卒至滅門可惜可惜

王猛子永起義佐符丕死永弟休休子憲仕魏爲并州刺史北海公卒年八十九世世顯重太原王氏本田齊之後田氏稱王家子孫因以爲氏

海內八品 卷二十一 三三  
王安石生性執拗已自不幸又生出兒子不才放  
潑短命受了多少謗議多少悲哀范文正之子最  
多最賢西夏用兵卽一有病兒子得其力不小宋  
璟四子皆不肖韓休五子皆賢幼滉亦至宰相天  
之待人其亦偏有輕重耶

安石子雱爲待制卒有興化尉胡滋妻宗室女也  
自言夢中人衣金紫云王待制來爲夫人兒妻尋  
產子安石聞之自京師至金陵跡訪與夫人常坐  
於船簾下見船過輒問得非胡尉之船乎旣而得  
之舉家悲喜亟撫視泣涕遺之金帛不可勝數遂  
與俱還金陵滋言有捕盜功應詣銓求賞介甫使  
人爲營致除京官畱金陵且年餘欲得此兒其母  
不可乃遣之

安石女嫁蔡卞知書能詩蔡儿事先與謀然後行  
及拜相優人戲曰右丞今日大拜皆是夫人裙帶  
蔡嘻而不言後卒以敗名荆公生子女皆聰俊其  
敗類流禍乃爾真間氣之鍾也

朱學士之禍孫慎字子畏以洪武十三年庚申

十月二十八日死年二十七次子璫字仲珩以是  
年十二月八日死年三十七一子璫之子懌從祖  
父子性以喪歸長子瓚字仲珪與懌同學士赴貶  
所學士次年五月歿於夔瓚以洪武十九年丙寅  
四月十日歿於茂州安遠驛傍之蓬簇惟懌以孤  
童治喪三子慎先死愷恂繼之幼子懷以卒之年  
始生嗟哉學士事 聖主而不克終三世顛沛流  
離至此亦可憐矣

毛東塘長子

號白山長厚質直中懷涇渭多識

典故善別人物子世卿舉試不少見喜色終不  
保之世無盛滿之咎睚眦之際皆其力也太保頗  
疵其短智羅念菴在座解曰公胡責細行而忘大  
節太保驚問狀曰禮不云乎不敢失色失言于人  
而使人曰幸哉有子此孝子之大節也太保竦然  
爲起謝

劉莊襄公冢孫守蒙深理學當蔭文資讓其叔凜  
又軍功廕錦衣千戶讓其弟守孚試在高等當旣  
讓族叔霑人曰泰伯三讓孔子稱爲至德守蒙似

之

大學士劉珣之子銳蔭尚寶卿兼翰林博士歷官四十年進階三品加一品服致仕歲給夫四名俸米六石此真奇事銳八歲受蔭召至 文華殿拜起如成人門限高楊遂庵提携過之終太常著述其富

多子

慶成王鍾鑑諡榮惠晉恭王之曾孫也弘治五年八月山西巡撫楊澄等奏王子女至九十四人恐其中有收養異姓之弊且爲子鎮國將軍奇濊等增年冒支祿米乞下禮部議處并乞限各郡王以下妾媵之數禮部查勘覆奏謂王子女俱王妃夫人并宮人室女所生別無違礙其冒支祿米法宜追徵還官得 旨王子女既無違礙其支勿論冒支祿米不必追徵准作以後年分該支之數法司原奏有不許濫收子女事例仍行各王府知會自郡王以下妾媵多少之數再會官定議以聞禮部復會議覆奏謂郡王自正如外妾媵不得過四人



各將軍不得過三人中尉不得過二人從之著為令王後生子至百人俱成長又皆隆準自封長子外餘九十九人並封鎮國將軍今本府數至二千餘人他府有止二三十人者

漢張倉子百人趙王彭祖子七十二人唐棣王琰子五十五人榮王琬子五十八人延王玠子三十六人皆玄宗之孫而玄宗亦有子三十人宋徽宗子三十八人張耆四十二人杜子徵一百四十八人馮盎三十人

宋初李僊哲

一曰後周人

真州人任本州刺史生男女

六十九人緣江十餘里第宅相連僊哲鳴笳道從往來其間子孫來見者披簿以審

宗室謀瑋所輯異林中有多男一款備矣尚有未盡者故摘出如左猶之乎千一也其三十人以下皆不書

無子

三代以後帝王無子者在末季如漢之平哀宋之光理不必言莫賢於宋仁宗而無子尤莫賢於我

孝宗雖有武宗猶之乎無也當是大菩薩轉世不以此爲有無重輕至大臣賢而無子者多不具述以余目所經見李九我閣學爲南吏部侍郎年淪五十尚未有子丁改亭起南大理丞切切勸納妾其夫人立屏後聽之甚愠改亭知狀再三至大言喚一老媪出見我我自有說旣出語之曰說與奶奶知道你老爺會元及第官至少宰無後它日官生却被姪兒受用你老爺精神尚王急急納寵必定生子旣生子于奶奶只隔一胎却是老爺親骨血撫養成入就是奶奶親生一般日後祭享大家並坐入口若是姪兒先與老爺也隔一重何況奶奶其言切至老媪聞之亦下淚夫人悟納妾生子後孫月峯尚書以叅贊至改亭亦依此法言之孫不應後漸厭拒不復見改亭固求見則自後門潛出避之蓋孫方續娶應接不暇其自言曰釋迦不以羅候傳仲尼不以伯魚顯終不立嗣

乞養子

此類甚多以余所見隆慶戊辰進士司汝霖本張

姓汶上縣開河里人生而明秀方數歲失母江陵人司鏜以督運至與其父林遊甚驩見而奇之使屬對受命如響遂乞爲子教之年二十二登第歷文選郎中太常卿副都撫八閩鏜與妻羅兩受封三年之喪畢奉使過開河里行求宗黨得其叔父宗魯考問家姓乃奏復故姓名汝濟卒年五十三沒之日援筆爲書以授諸子曰開府非卑僚半百亦長世惟生我之劬勞吾慚負于天地益悔之也夫童子能屬對則已有知矣既第齒錄科錄太

生父母何以皆不書攷其日月鏜夫婦沒在嘉

五六年間初入吏部時其復姓其移封最初即可舉行何以遲遲至萬曆十五六年間始復而移封一節三不講及謂昧所自來則世無此事謂爲司老所制則察其氣韻非受制之人亦無可制之理于心于例皆所未安意者江陵當國時以同邑嫌于自朴不敢題江陵沒後以事久嫌于換眼不欲題比題復則官高不及報滿罷免慚負以歿始見真心嗟乎聰明伶俐人三十年驅馳熱路何暇議

及猶幸京卿稍聞得復本姓不全然作宅家堂下人耳

附異林記 二則

匡常專齊國之政選國中女子長七尺以上者為

後宮有子七十餘人靖郭君田嬰有子四十餘人

其賤妾有子名文是為孟嘗君出史記陳成子有數

十婦生男百餘人史記中山靖王樂酒好內有子

百二十人漢書晉永嘉之亂吐谷渾始度隴西止於

巴罕有子六十人十六國春秋姚弋仲有子四十二人

後秦記左衛率胡藩南昌人有子六十人大多不遵法

度坐罪徙遠州宋書陵陽子仲服遠志二十年有子

三十人 陳宣帝四十二男太子則陳後主其封

王者三十三人除始興逆誅岳陽死隋難餘皆令

終鄱陽王恢有男女百人男封侯者三十九人女

封主者二十八人陳尚書僕射王冲歷仕二梁年

七十八卒有子三十人並至通官俱南史趙宋時侍

中張耆家多姬媵開牕直廡舍先使馬合牝牡縱

內人窺之從而幸御罔不成孕有子四十二人

並產

哀牢國之先有婦人曰沙壹觸沈木而孕一產十子最幼者才武而黠是曰九隆諸兄共推以為王其時哀牢山下復有夫婦產十女者因而妻之殷王祖甲一產二子曰囂曰良許僖公一產二女曰妣曰茂楚大夫唐勒一產而雙男曰貞夫女曰瓊華吳回之子陸終娶于鬼方氏曰女嬪孕而不粥三年啓其左脅而產六子一為昆吾二為參胡三為彭祖四為云郇人五為曹姓六為莘姓

漢永寧元年南昌有婦人一產四子唐檀以為京師有兵氣唐淮南程幹妻茅氏連八年孿生一十六子宋郟城民有二十一子而雙生者七胎南齊王融王琛同是四月二日孿生後以四月一日同刑死南唐時金陵人康國輔娶司馬氏一產三男唐才以為人瑞皆封將軍其後蕃衍號千秋康氏宋會川尹氏伯仲以嘉熙三年正月朔日孿生至元泰定丁卯享年九十皆聰明強健方國珍之婦一產一男二女景泰三年宛平

縣民福祥妻一產三男詔人予月米三年 天順  
 中揚州民婦一產五兒體貌相似無夭者 成化  
 中曲阜人孟麟孟鳳皆學生麟官陝西布政使鳳  
 官刑部尚書德州人王楠王楊亦孿生楠官南鴻  
 臚卿楊官右布政使 嘉靖六年河間民李公質  
 妻陳一產七女 嘉靖戊午舉人顧合璧顧聯璧  
 其父四舉胎生八子 萬曆戊申仲冬乙巳福州  
 軍蘇九郎妻鄧一產兩男兩女

丙辰七月二日看  
 時風雨涼甚

